

WO ZHIDAO SHENME



我知道什么？

苏格拉底

〔法〕让·布伦 著

商务印书馆

WO ZHIDAO SHENME



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 - 柏拉图）

苏格拉底 - 柏拉图

我知道什么？

苏 格 拉 底

〔法〕让·布伦 著

傅勇强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97 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苏格拉底/(法)布伦著;傅勇强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我知道什么?》丛书)
ISBN 7-100-02185-5

I. 苏… II. ①布… ②傅… III. ①苏格拉底(前469~前399)—哲学—研究 ②苏格拉底(前469~前399)—传记
IV. B502.2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0067 号

我知道什么?

苏 格 拉 底

[法] 让·布伦 著

傅勇强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 京 外 文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7-100-02185-5/K·486

1997年5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32

1997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73 千

印数 4 000 册

印张 4 3/4

定价:7.50 元

QUE SAIS - JE ?

JEAN BRUN

SOCRATE

10^e édition corrigée, 1992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根据法国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第 10 版翻译

本书出版得到法国外交部的资助

《我知道什么?》丛书

出版说明

世界闻名的《我知道什么?》丛书,是法国大学出版社 1941 年开始编纂出版的一套普及性百科知识丛书。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科学知识的不断发展,该丛书选题不断扩大,内容不断更新,已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及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由于丛书作者都是有关方面的著名专家、学者,故每本书都写得深入浅出,融知识性和趣味性于一体。至今,这套丛书已印行 3000 余种,在世界上产生很大影响,被译成 40 多种文字出版。

“我知道什么?”原是 16 世纪法国哲人蒙田的一句话,它既说明了知识的永无止境,也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那一代人渴求知识的愿望。1941 年,法兰西民族正处于危急时期。法国大学出版社以蒙田这句话为丛书名称出版这套书,除了满足当时在战争造成的特殊形势下大学教学与学生读书的需要外,无疑具有普及知识,激发人们的读书热情,振兴法兰西

民族的意义。今天,我国正处在向现代化迈进的新时期,全国人民正在为把我国建设成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努力奋斗,我们相信,有选择地陆续翻译出版这套丛书,对于我们来说也会起它应有的作用。

这套丛书的翻译出版得到法国大学出版社和法国驻华使馆的帮助,我们对此表示真诚的谢意。由于原作为数众多,且时间仓促,所选所译均难免不妥之处,个别著作持论偏颇,尚希读者亮察。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95 年 5 月

目 次

引言 苏格拉底与历史	1
一 苏格拉底问题	1
二 柏拉图的见证	5
三 色诺芬的见证	7
四 亚里士多德的见证	9
五 反苏格拉底思想	10
附：苏格拉底与希腊哲学图表	14

第一部分 苏格拉底其人

第一章 苏格拉底的生平	17
一 教育	17
二 家庭生活	23
三 政治生活	24
四 性格	28
五 教导	30
六 诉讼	33

第二章	苏格拉底的存在	43
一	存在者苏格拉底	43
二	对话	45
三	老师和学生	49

第二部分 苏格拉底的要旨

第一章	认识你自己	61
一	意义	61
二	影响	64
第二章	苏格拉底的精灵	78
一	语言	78
二	知识与德性	89
第三章	苏格拉底的嘲讽	93

第三部分 苏格拉底的出现

第一章	苏格拉底的相貌	105
第二章	苏格拉底之死	111
第三章	苏格拉底的遗产	116
注释		120
参考书目		133
专有名词对照表		137

引 言

苏格拉底与历史

一、苏格拉底问题

苏格拉底(Socrate)其人向哲学家提出了一个奇特而又充满意义的问题:从传统上看,希腊的全部哲学史,都是围绕着他的名字形成的,而我们却不知道谁是真正的苏格拉底。没有苏格拉底其人,就没有希腊的思想史,而历史却没有向我们提供他历史的真面目。虽然用乔治·巴斯蒂德的话来说,存在着一个“苏格拉底历史时刻”,我们也要随即补充道:实际上并不存在所谓的苏格拉底历史。苏格拉底思想就是这样制约着历史,他率领着它,自己却从它的手中逃脱了。

整个希腊哲学史由苏格拉底主宰,这是从史学家划分哲学流派时使用的固定表达方式中得出的结论。我们用“小苏格拉底派”指麦加拉学派、昔兰尼

学派和犬儒学派，用“大苏格拉底派”指柏拉图学派和亚里士多德学派，这时我们就完全强调了苏格拉底思想在思想史上的重要性，也许正是依靠了他的继承者从他思想中汲取的营养，西方人才生活到了基督教救世主降临的时刻，乃至才生活到了那以后。此外，我们使用“前苏格拉底”这个词指公元前7世纪和公元前6世纪的哲学家，这又说明了什么呢？我们使用这个说法，仿佛只是因为他们为苏格拉底降临作好了准备，所以才给予他们以特别关注似的。无论尼采为他而惋惜，还是其他人为他而庆幸，事实是，随着苏格拉底的到来，有些事就发生了变化。苏格拉底的思想是历史的枢纽，因为它终结了一个时代，开启了另一个时代。

一旦认清了这种思想举足轻重的意义，那么这种思想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就摆在了眼前，因为正是面对这种困惑，史学家和哲学家首先认识了苏格拉底思想的重要性，然后就不能不紧接着问自己什么是苏格拉底思想。然而，对这个问题却无法作答，人们只能说，他们发现希腊思想被一种未知的思想和一个未知的人率领着。苏格拉底实际上没有写过作品。（甚至有人断言，这一点也是属于他传说的一部分，而且没有事实足证这个传说的真实性。）我们只是通过与他同时代人的见证来了解他的。然而这些

见证要么告诉我们得太多,要么告诉我们得太少,向我们提供这些见证的人要么人格过于强大,要么人格过于贫弱,我们不能盲目相信他们讲的话。于是人们为苏格拉底撰写了卷帙浩繁的著作,它们研究所有材料的来源,对照所有的见证,试图一一评点它们,以便树立“如实的”苏格拉底画像。然而所有这些著作最后都归结到说,苏格拉底其人对我们永远是未知的,我们只能满足于谈论柏拉图的苏格拉底、色诺芬的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的苏格拉底,诸如此类,而不能满足这种愿望,看到所有这些见证会聚到一个共同点上,使“真实的”苏格拉底形象凸现出来。此外,我们应该给予甚至在苏格拉底生前就已发展起来、欧仁·迪普雷埃尔所谓的“反苏格拉底思想”^[1]以何种重要性?苏格拉底作为可笑的夸夸其谈者出现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云》中,受到他的嘲笑,或者在大约是亚里士多塞诺斯写的《苏格拉底传》中描绘的那个令人不快的容貌背后,又有多少真实内容?最后,这种对苏格拉底毫无保留的颂扬(柏拉图著作就是最好的榜样),难道不是以损害那些柏拉图式对话中用作陪衬的人为代价得来的吗?譬如损害那些智者。正因为如此,有些哲学史家想要为智者派平反昭雪,昂特斯泰纳^[2]、格罗特^[3]和欧仁·迪普雷埃尔认为“应当还智者派以公正”。^[4]

总之应当重复一遍,对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非常重要:谁是苏格拉底?他到底教导了什么?

在所有讨论这个问题的渊博文献中,只有以下3种近期研究将来能够被我们记住:

1922年,欧仁·迪普雷埃尔写了一部巨著:《苏格拉底传奇和柏拉图的渊源》,这部书中作者从前言起就指出:“如果想要一一叙述苏格拉底创立的东西,我们就会立即碰到不同作者间的鲜明分歧。”^[5]结论中他又提到出发点遇到的困难:“苏格拉底名字代表的那个真实人物,既不是传说中描写的那个人,也不是传说中描写的那个思想家。他研究过什么学问,他提出过什么理论,他赞同过什么学说,这将是永远也无法了解的。”^[6]

1947年,奥洛夫·日贡写了一部研究苏格拉底问题的论著:《苏格拉底——文学作品和历史中的形象》,他在书中认为,我们没有资料可以用来准确重述苏格拉底的思想。苏格拉底不仅仅是柏拉图的苏格拉底,我们在苏格拉底派那里发现的,不是唯一的学说,而是从一个作家到另一个作家差异巨大的一系列主题。然而我们并非不能谈论苏格拉底之“渊源”。在他为人们内心生活和灵魂提出的忠告中,我们或许能找到苏格拉底之渊源的痕迹。然而从苏格拉底的学生、对手及他的继承者出发去重建他的思

想，仍然是令人非常失望的。

问题的后一种状况出现在 V. 德·马加尔阿斯—维勒纳满篇注释出处的两卷著作中：《苏格拉底问题》和《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的传说》（1952）。在仔细研究过那些见证和对那些见证的解释之后，作者得出结论说，“没有哪个见证具有历史的真实性”，^[7]以致“我们没有‘如实的’苏格拉底，这是肯定的。”^[8]

这样一来，苏格拉底就是从历史中逃脱的“历史事件”，因为他没有留下任何著作，所以他的影响更为巨大。

但是，在考查我们可能从哪种思想出发研究苏格拉底之前，我们首先要大致看看哪些资料是打算研究苏格拉底问题的史学家和哲学家所拥有的。

二、柏拉图的见证

公元前 407 年，柏拉图 20 岁，那时他遇上了苏格拉底，并追随他的老师 8 年之久，直到公元前 399 年后者在他不在身边的情况下去世。尽管柏拉图深入研究过许多哲学流派，譬如爱利亚学派、赫拉克利特学派或毕达哥拉斯学派，他还是深信他老师的教导在他精神训练中的决定性作用。在柏拉图对话中几乎没有不出现苏格拉底的，大多数情况下是他引

导着辩论，对话者总是被他的雄辩和嘲讽打得落花流水。像《申辩篇》、《克里多篇》和《斐多篇》，都是珍贵的见证，它们在很多处使我们得以确立苏格拉底的生平。

然而，我们不要忘记，柏拉图人格过于强大、过于富有创造性，我们不能把苏格拉底学生在他对话中赋予苏格拉底的思想都看成是苏格拉底的。在柏拉图的著作中，我们如何在那些属于柏拉图的那些应当属于苏格拉底的东西之间作出区分呢？我们也许可以相信，上个世纪，柏拉图作品的编辑们曾郑重地向自己提出过这些对话的年代先后问题，这一步现今大约已被跨越了。一项对柏拉图思想，乃至对他文体的详尽研究，使注释家得以把柏拉图著作分为3个阶段：所谓苏格拉底对话，大约是在苏格拉底生前写作的，它们可能是他教导的忠实见证；壮年时期的对话出现了理念的理论；最后，晚年对话纯粹是柏拉图特有的，它们证明苏格拉底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不重要，例如在《巴门尼德篇》、《智者篇》和《政治家篇》中就是这样。而在柏拉图最后一部作品《法律篇》中甚至没有出现苏格拉底。J. 布律内和A. E. 泰勒是认为柏拉图著作为苏格拉底教导作了客观见证的两位主要史学家。但这种观点被莱昂·罗班用极坚实的论据批驳了。^[9] 马加尔阿斯—维勒

纳写道，柏拉图“为苏格拉底描绘了完全代表他那个时代和他那个阶级的画像。在这方面，柏拉图是那些自称为苏格拉底主义者的人之一，他是懂得把苏格拉底所启示的、最完整、最成功的理想主义，全部留传给子孙后代的人。而这也正是他讲述的传说最为严重的局限所在。”^[10]

三、色诺芬的见证

在第欧根尼·拉尔修的记载中，色诺芬在雅典一条狭窄的街道上行走，这时苏格拉底拦住他的去路，向他问道：“大家在哪里购买生活必需品？”色诺芬回答了他，苏格拉底又问：“大家在哪里学习成为正直的人？”正在色诺芬不知如何回答的时候，苏格拉底接着说：“跟我来，我会教给你。”当色诺芬从万人大撤退^[11]返回时，他再也不能在雅典见到他的老师了，他得知苏格拉底被判决的消息，犹如晴天霹雳，痛苦万分。于是他开始写作《回忆苏格拉底》和《苏格拉底的申辩》。对这后一部著作的真实性人们尚有疑问。

许多评论家把色诺芬的见证看得特别重要，布特鲁就是其中之一。对他们来说，色诺芬有着职业史学家的优势，他是一位历史作家，我们可以相信他

的见证。^[12]此外,他的人格要比柏拉图弱得多,不会把自己的哲学观念强加给苏格拉底。然而卡尔·若埃尔和 L. 罗班少不了要激烈批评这种乐观的看法。^[13]首先,我们不应过分夸大色诺芬作为史学家的素质,《远征记》(Anabase)就是一个例证,它完全是为作者的荣誉而写作的。此外还有好几个例子,说明他并不崇高。譬如,苏格拉底劝他不要参加居鲁士远征,建议他占问德尔斐神谕^[14],但色诺芬不顾一切想要出发,他没有向皮提娅问他应当成行还是留下,反而问了他应当寻求哪位神祇的保护,才能完满完成他的业绩。Th. 贡柏茨说:“这种缄默的技术,虔诚的色诺芬甚至在皮提娅三角架前也敢于使用,我们恐怕他在同其他人,包括在同读者的关系中,免不了也会使用。”^[15]如果研究一下色诺芬另一部著作《居鲁士的教育》,我们就会发现,摆在我们面前的不是一部小说手法的历史著作,而是一部真正的小说,那里虚构的成份与历史混淆在一起到了这种程度:假如没有另一个见证,我们就无法将事实与谎言分开。那么《回忆》最终说了些什么呢?它也许是在苏格拉底去世 20 年后才写的,没有什么说明他在与老师对话时做了记录。更为甚者,色诺芬对苏格拉底的描绘平淡苍白,以致我们可以理智地说:如果苏格拉底真的如色诺芬为我们描绘的那样,那么